寄庵詩文鈔

寧州劉大紳

重遊新城倡和詩集序

新城余舊遊地也多士君子余至之明年而得交王子文文明年得交龎仁表子文雅好賦詩仁表落落有丈夫氣余並愛重之由仁表而得交者爲于方城田執中王聘侯由子文而得交者爲王相廷年琴宜方城之風雅執中之端厚聘侯之剛介相廷之渾穆琴宜之趍曠山川清淑渟茂之氣所積而出者也有張漢渡焉仁表師也富道德能文章視當世榮貴人若浼余嘗再過其

廬不一見及余將解組乃來定交其門下知名士數十人姓字載詩集中余因得盡交之漢渡之友崔和衷亦仁表師也純粹精幾古大儒余於交漢渡之前一日得交之是時和衷僕其伯子來靜對移時自失也李欽符中正和平漢渡和衷皆貴重之與余交最早且久其爲余所悉慕而得交最後者則子滄嚴王鏡沚滄嚴於方城爲叔父能以經術飾吏治鏡沚詩宗家學如子文書亦規橅羲獻與方城齊名海岱間余昔來遊時滄嚴鏡沚亦遊未歸余故以今年始得交焉其他如周西安張咸以張萬靈蔚若孫敬止胡文佩何昌言蘇山雪村沈明庭王

希樊成源長于再莘田友韓宋印章則又其父子兄弟無不與余締交者也蓋新城邑小而事簡有錦秋商華之勝無往來應接之煩又故爲幀固顏躅里居魯仲連亦嘗遊其間其俗因之知禮讓嗜問學好爲詩古文余乃得以其暇與諸君子遊而諸君子亦復不遐棄余也始余之至也歲爲癸卯其去也爲丙午余遊於茲也久矣今年相廷仁表重邀余遊而牟寅同適從寅同余所取棲霞士也漢渡和衷兩先生子文再莘諸子聞之喜於是戒舟命駕泛湖登山每遇會心輒形歌詠屬和既多篇什遂溢間有散軼未忍盡捐付寅同子文抄而輯

之得詩若干首爲上下二卷余行且歸後遊知不可再他日時出此集一覆視焉其亦慰矣惜方城不及與斯遊也乾隆戊申十二月丁巳

韋叔太詩序

曹有詩人曰韋叔太與余河干倡和者近一載其詩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古今升降源流之故無所不悉而以杜少陵爲宗主方余丁未元宵飭會邑諸生爲觀燈詩諸生中多負知名士韋生詩最後成余乃大激賞而衆皆默然以退韋生固未爲時所知也古人有言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誰肯傳其書者韋生不爲時所知無怪也韋生詩余既取以入篋中矣故亟爲序之韋生有友曰劉覺先余識其人既讀其詩亦少然其與韋生皆能爲詩以自見於後無疑也曹不過百餘里而余所

見聞又不過數十年間人然已有如二一生者能爲詩以自見於後曹固未可小也哉

畦山亭詩集序

己酉六月十七日余過張致祥延古堂與袁西谷石完璞諸君子飲酒賦詩至夜半月白風淸不知暑之何去也次日入塾墅坐畦山亭下泉石樹木間蟬鳥聲相續如詩歌古之所謂隱君子者其必居此矣爲作古今體數篇皆不工西谷完璞致祥和之薄暮致祥以畦山亭詩集示余則照千先生之詩也先生於致祥爲大父墅故先生所築集中詩有如墅之山窈而秀者有如墅之水幽而深者有如墅之竹其色蒼然墅之桐其幹凝然者有如墅之石奇可拜者墅之蘭香可佩者有如墅之

烟雲風雨陰晴晦明變化而不可測者讀先生之詩游先生之墅其致一也序之其敢須臾緩然余聞先生嘗日性好飲飲輒醉醉則據案伸巨紙磨墨作山水大幅閒乃以其餘發之於詩又善鼓琴同時如張兩如唐仲子輩皆過從無虛日今先生往矣兩如仲子輩亦渺不可追而余與諸君子乃以其後散髮濯足擊鉢擘箋於山水禽魚之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余不能操縵而嗜琴理意夜靜月明竹影桐陰間必將有泠泠然移我情者其先生專一寂寞之所致與余且靜而俟之

龐人表詩序

新城去曹九百又八十里而遥非宦若賈便車馬足使令或謁富貴人得所欲爲不至也龐生人表獨以去年十二月送余至又以今年八月視余至蕭然一身肩負足履余貧且病何以得此於生哉方生未至之前十日余夢生至面目黧黑腰中纍纍不辨爲何物也其後有自濟南來者言生且上書當道衆遏之不可余大駭生爲人形容無動人者平生以聖賢爲皆可學慨然有志於天下事好爲大言好强與人言又往往雜以游戲鄙俗不切道理之語無遠近皆以風若凝目之雖正且莊

者亦爲其所自掩人不之聽也果上書將罷於晉矣次日而麗生至腰繫葫蘆一巳破詩草六七篇相見都不及世事急出其六七篇者質余曰先生視吾詩何如王子文王子文新城詩人也視之有登岱詩生爲余言以夜半一人獨登泰山觀日出驚其上冊數人云事旣奇偉詩亦如之可和也隨索觀上當道書皆世儒常談無足異也時余寓孫氏東臯園有東臯園詩和者凡八人生輒和焉生故疏放不可律以繩墨輒中夜痛飲狂歌四鄰皆爲之不成眠而孫氏顧善之孫氏有葫蘆暗室瑩瑩然光也解增生生喜賦長歌以謝余又和之二詩

皆多驚人語朗吟一過拍案叫絶腕臂振脫至今猶痛
未已其後撰杖履從遊所至皆有詩共若干篇生有詩
若干篇其亦不負此一千九百又六十里道途之遥矣
故為序之生歸其持以覩予友也乾隆巳酉九月

西征記序

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能爲文章壯哉言乎雖然難矣舟子僕夫險時歷歲出沒波濤之閒跋涉險阻之際遠且久矣而騎者不可以語水楫者不可以語陸局於所及也富商大賈搢紳冠帶之儔雖其家人婦子臧獲僕隸何嘗不往來萬餘里外然而室無百氏之藉入甲一丁之識徵歌選妓持粱齒肥之餘求所謂風雲月露雕蟲篆刻者尚概乎其未有聞而何文之足云也然則非行萬里路之難而讀萬卷書之難也古今稱壯遊者如司馬子長夫人而知之矣而吾以爲尚不若伯益

益佐禹治水九州見聞所及爲山海一經宴然補禹貢之未備何其奇也若周穆王得八駿之馬使造父御而西行萬里升崑崙之邱宴瑤池之上爲黄竹之謡雖後世豔稱之其事近誣未可以爲信也吾友雲階萬子由燕而晉而秦而陝而甘叉由陝而蜀其所行不止萬里而所讀書亦幾萬卷於是爲西征記五篇山川扼塞都邑人物風俗學校皆爲徵實言之不作鑿空之論而更睠念於友朋之情分明於去就之義使讀之者與觀羣怨廉頑立懦以爲人心風化之助而非徒以資掌故供摭拾可不謂文乎余弱冠時與萬子遇於畇町之間文數

年邂逅旋萬子恂恂然書生耳不謂其後乃能壯遊
若是今者以經術爲兒子師長白錦秋朝夕聚處言論
風采卓然爲儒者望而其文復如此士如此其可以信
今而傳後矣顧余猶有請者余與萬子皆自南而北行
萬里矣黔山之秀拔楚山之幽險何下秦隴徒以地處
荒陬若司馬子長之流皆未嘗過問遂寂寂無聞於世
余弱不足發爲文萬子顧獨無意乎萬子其爲北征記
也萬子蓋再至東國者也曾爲聖人之鄉齊乃霸國之
遺泰岱河海又天下之大觀也則東征記曷可無也又
余與萬子年皆老大益碧山水桑梓恭敬無一日可忘

萬子他日功成身退之時返轡南行或以時相過從近若點蒼雞足屐履所歷觴詠所至是叉可默默焉無文以記之乎吾知萬子之記必不止於五而已也敬當焚香煮茗以俟萬子之續出而盡讀之也乾隆五十有八年歲次癸丑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同里劉大紳撰時在新城桓臺之西齋

王聚洲先生文集後序

嘉慶丙辰紀元大紳生五十年始得受王聚洲先生文集於其家而讀之既命子姪輩鈔藏之矣乃再拜而序其後曰嗚呼聚洲先生寧州前明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先生當萬歷之末造天子靜攝權臣竊柄與二三諫臣抗疏直言封章數十上天下以爲鳳凰麒麟之不世出也隨爲蜚語所中輒挂冠出國門適滇有道路之棲棲遲白泉蘇檳間既而遍遊吳越名山水無不登臨也是時顧涇陽高景逸諸君子主盟東林力倡正學聞先生被讒去國相與救之事雖不濟而先生之爲人與諸君

子之知人百世下皆可想見矣先生從涇陽講學涇陽至呼先生爲老友歸家後棲遲撫仙湖畔築水明樓湖烟草閣偃仰其中者十有五年雖寄迹畎畝而繫心國家固與世之洗耳沈淵者異矣旋有弓旌之招慨然就道由蜀抵江陵朝廷復以東林黨罷先生先生聞之乃揚帆南下至眞州其後漸且大亂不可復歸臺諫官出一言如鳴鳳擊一奸如鷙鷹遂自命爲不可一世之才有如先生之諫草十餘篋皆議論侃侃人所不敢言者乎余讀先生文而早信先生之異於衆人也方先生通籍之始滇潞致幣於先生言辭倨貴先生毅然作書折

之返其幣不受嗚呼何其壯也今世士子甫占科名即
晝夜走謁守令丞尉不暇得少榮接即揚揚傲張妻孥
友朋間神色不復能自主使其人得志爲天子耳目臣
尙望其能正色立朝百折不回希先生之風于萬一也
哉先生旣不見用於朝鄉人且有汙蔑先生爲魏閹義
子者嗚呼先生立朝之日與魏閹當國之時其先後相
去固遠矣此不待辨而明者也先生與劉念臺書有云
某居家貧而人疑爲富居鄉弱而人謂爲强鄉人浮議
之不足憑大率類此由今思之當日鄉之人與先生同
時者有如顏涇陽高景逸劉念臺葉向高姚見聞汪霦

寰者其人乎其欲自絕於先生無足怪也百年來東林黨籍中赫赫有王聚洲先生姓名在鄉之人何人也然先生與東林同禍而不與東林同福此又有明國家之不幸而非僅先生之不幸已也先生萬歷戊子舉人辛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又三年而歸其復出也爲天啟乙丑先生年踰六十矣其歸也實以中蜚語故而凡所謂疏辭攝不報挂冠去與所謂忤魏黨歸者皆非其實也往讀李杜詩考其生平出處與新舊唐書多不相合蓋書之不可盡信也如此而賢人君子之可以考信于後世者固甚賴其遺文之著也歟先

生棄官歸時無子有一女道卒抵家後舉二子復喪其一其後攜妻孥再出先生既不知所終而後嗣亦無聞焉吁可悲也然自先生罷廢後遊踪幾遍天下不特衡華嵩岱洞庭君山間先生車馬舟楫及焉自西蜀大光明南海補怛雒迦中州士人所罕津逮者其山靈異物皆以得聞先生掀鬚長嘯聲爲榮先生其亦可以慰矣先生名元翰字伯舉寧州人學者稱爲聚洲先生有弟名元鼎同里後學劉大紳

送魏凛齋詩序

古卿大夫郊餞必歌詩然不自爲詩也蘇李河梁乃有贈荅而或以爲後人假託至建安七子以後則風流相尙矣歷唐至於今離筵别酒詩不成者衆非笑之此亦文質相嬗之一端也然或不數日而流傳遍海內然竟泯泯忘其姓字則情文生與不生之異也豐潤魏凛齋筮仕靑齋既有年矣忽而扱劾忽而報罷忽而縣令忽而學官卽余未嘗不惜其所遇之不淑也今者將之定州矣乃畱詩别諸相知者而相知者亦復爲詩以别之欣羨之意惋惜之聲若規若譽不一其體而歸於惜斯

人之去則一也凜齋先大夫耀庭先生官刑部時爭一獄不得卽乞假歸里　世宗憲皇帝聞而嘉之使復其所明良之世直道固自可行凜齋莅官有父風而卒以獲譴此無他大夫部官也於　天子近得行其志凜齋縣令也縣令以抗直取罪上官往往不直臚其事必他爲之說以文致之非惟　天子不及知且使天下後世皆以爲所罪之適當而鮮有知其致此之由者矣凜齋其亦可悲也已然凜齋今且爲學官則又上視縣令矣縣令之難爲凜齋親嘗之願凜齋勿以昔之受制於人者而强縣令以難爲也凜齋於余爲同年友且

同官余既爲詩以贈復索余言弁諸贈言者之首因舉詩之所未及者縷言之以復於棠齋猶是歌詩之意云爾若諸君子之詩則固情生文生卓然可傳於世無俟贅言也嘉慶癸亥七夕後二日

王禹臣先生詩集序

吾嘗過博山飲龍水其山孤峭而峻深其水清澈而瀠洄竊謂不意泰岱山河流之外別有是孕奇毓秀之區也而秋谷趙先生實生其間秋谷年少負異才有盛名於時未幾而坎坷終其身百世下猶為悲之然當日新城王先生實以詩名奔走天下上天下士如百川之赴海衆星之從日無敢有異同者而秋谷必故為齮齕之長後生小子輕薄之習抑獨何耶悲秋谷遇者至欲躋秋谷於新城之上而秋谷所論詩旨至今人奉為圭臬聲調譜一書且幾成一代之律令秋谷亦自有其不可及

耆在耶顧吾聞新城當日門弟子半天下後進多倚之以成名而秋谷之弟子無聞焉吾仍以爲秋谷之遇可悲也而今乃見秋谷先生同里弟子王禹臣先生之詩禹臣之詩數十年來世亦無有知者王子子文始爲韓而選之將以傳於後使人知其淵源之所自慰禹臣卽以慰秋谷矣秋谷因園有小樓背嶺面谷下臨方池松楸柏竹環之中可容三四人臥起飲食四壁皆蔭長薜荔如帷幔然吾嘗三宿其間[illegible]想見秋谷人品詩境如是讀禹臣詩無以異焉信乎博山山水之鍾於人有足多者子文新城近裔其用心更非世俗所及知余故樂爲序之

陳鶴峰詩序

華山山之特立無偶者也綠秀峭拔於平原曠野烟雲水月之間則人相與異之矣鶴峰人之能振奇爲詩者也密詠恬吟於摩肩擊轂爭名嗜利之塲則人相與易之矣山以獨而名人以不同而晦則豈山之多幸而人之多不幸耶吾意是山前此千百年亦自湮沒不彰耳幸而有高人逸士詞客畫師紛紛然出其間歌詠之撫寫之而已大顯於世矣惜乎士固有不遇時耳自余待罪茲土朝夕與鶴峰游而後知鶴峰之詩千佛山之爾大明湖之烟鶴峰之詩其幷傳者自不朽矣抑余數數

自滇來道出黔山重疊若華者日千百過之不暇問華
非特以其獨也黔之山在馬足之下雞塒之旁未有不
厭其偪且溷者假使當日位置於江天雲樹之外虛無
縹緲之間則亦如海上神山至恐風引去耳然則士之
能見重於天下者其又在若遠若近可望不可卽之際
乎鶴峰得之矣敢以一言徵諸異日

抱孫樓詩草自序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之義蓋兼賦比興而有之雅則比興之義已尠頌直賦焉而已屈子之騷繼風而作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贈荅爲不失風人之旨至唐而見之於李太白杜則深於雅者也李義山杜牧之亦復有風人之旨是皆所謂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者也夫致之大小既非退閒之人所宜與聞而景運休昌庶事無關怨悱之辭其來無自至於國家祀饗巡狩朝會征討諸大典非鴻章鉅製則體裁不稱姬公已往矣斯不

來世豈復有昌黎子厚制作如經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者哉然則飲食游讌之末禽魚草木之微興會所及不忘咏歌舍風其何道之從也抱孫樓者在居室東北隅數椽耳梧桐亭亭其南清秋子熟芳馨可食北則銀杏葉黃落時如蛺蝶飄颻東西下上二樹皆百年外物從山中新得數石點綴中間一石作蟾蜍狀徑二尺許草木之華以類蒔種四圍朝夕偃仰於斯遂以抱孫樓名吾詩焉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發吾詩亦其發之之一耳若謂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則吾更有所不敢矣

耿希尹詩序

世之說詩者曰詩可不作也古之人備矣三百篇後有漢魏有六朝有三唐有宋元極其變盡其體感天地動鬼神紹前賢垂後世闡理若經紀事若史可以徵風俗可以見性情自明至今三四百年不至此則入彼無能越古人而自成一家者詩可不作也此其說似也而實非也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之本於天也河海岳鎮草木禽獸之附於地也此不自今日始也而觀於天者不聞其厭日月星辰風雲雨露察於地者不聞其棄河海岳鎮草木禽獸也即有時日蝕星隕山崩川竭狂風雷

雨妖鳥怪獸可駭可愕之狀錯見雜出而卒未聞有厭而棄之者且以人之身言之古今同此衣冠也同此飲食也古之人衣冠而今之人不衣冠可乎古之人飲食而今之人不飲食可乎不寧惟是耳目口鼻猶是也心腹腎腸猶是也必以爲此皆古人之所有今人卽可不有也亦惑之甚者矣然吾嘗見世之作詩者封已自人恃才絶物樹黨立朋獵名馳譽賈禍取怨辱身喪行皆詩之爲之則詩固亦可不作也雖然此非作詩之過而不善作詩之過也若夫有爲之言乘興之語源於矜慎出以和平不必其似古人也不必其不似古人也有古

人之作不能廢今人之作則嘗於作詩者矣新城耿子希尹之詩若格若韻若物若理皆自古人入而其出之也則自爲耿子之詩古人固嘗有是而又未嘗有是也然則世之謂詩可不作者豈適中之論哉耿子詩不苟下筆每一篇成則屹然不可易臧孫云立言不朽魏武云爲文傷命吾於耿子見之而又未嘗有自負爲詩人之意存於中吁此詩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歟是爲序

畢蘇橋詩集序

人之詩有得春夏氣多者有得秋冬氣多者其爲人也席藉餘蔭驟登科第膴仕高年逸樂終身則其爲詩也如好鳥之爭鳴時花之競豔讀之使人懽此得於春夏氣多者然也其爲人也憂愁善思坎壈不遇屢遭白眼寂莫青雲則其爲詩也蛩吟不足喻其哀雁唳無由通其志讀之使人悲此得於秋冬氣多者然也斯二者之所得皆天也所成皆人也東西分馳吳越兩家不可強而同也而其生平足跡之所經交遊之所及山川風月歌哭吟笑出入飲食夢覺醉醒亦若有氣數焉爲之感

召其間前喁後于形奔影赴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吁亦異矣余生平文字交稱莫逆者計八九人而止從未有得春夏氣多者而蘇橋爲尤甚子然一身飄泊數千里外數米而炊更衣而質極古今騷人詞客之所難堪爲詩雄壯凄清不主一格而商音羽調嘯鬼呼風大致皆子夜歌邊塞秋聲寡妻怨婦逐臣棄子志氣激發感動行路之什嗚呼可悲也古體五七言皆擅勝場近體則五言倍工於七言錄其佳者可爲蘇橋摘句圖與余交幾二年無一塵俗語挂齒牙間今歲夏秋之際晚蟬落葉迎涼送暑倡和殆無虛日讀其詩未嘗不悲其遇

而又悲夫人之悲余遇也將毋蘇橋與余有相觸以天者耶抑爲吾友者大抵皆余一輩人蘇橋不與余友則其遇或不如是之可悲耶顧余見天下遇之可悲如蘇橋者不乏人而未聞有一言之合於詩足爲吾黨重毋乃空負此可悲之遇耶則蘇橋其亦可以無憾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夫知則稱矣惜乎其後也余與蘇橋及吾友八九人終不能無憾於秋冬之氣所得爲多也蘇橋姓畢名曰初黃州蘄水人嘉慶乙丑秋七月二十六日在七十二泉之右謹序

重刻邊華泉尚書詩序

余自癸卯歲來遊山左即授讀新城尚書選華泉尚書詩去取矜貴使作者精深華妙之眞面目常存不敝善本也今年秋僑居歷下李生傑士以重訂尚書詩集屬序視之諸體皆備篇什甚少與新城本大異而前猶存新城自序及所採諸家評語李生云此爲明許殿卿長史讀本問長史序則殘蝕不可句讀矣余感焉長史在嘉隆間與殷文莊李觀察遊詩名藉甚或以爲風格近滄溟而無其客氣或以爲溫厚過之其持選不應若是豈古今人嗜好果有不同與抑亦流俗訛傳李生不察

遂深信之而不疑耶然新城選本在全集中坊間無單行者貧士每苦力不能購得是編而讀之嘗岸斷者知全鼎浥勺水者知大海亦可以得尚書詩旨之所在由是而讀新城之選且由是而窺尙書之全不可謂非是編爲之嚆矢也往余於選詩家最喜元次山篋中集凡七人詩二十四首而已然而千載下讀其詩者皆如見其人後惟陳檢討篋衍集猶得此意固不以多爲貴也然則今日之於是編不能無遺憾者又豈以其少也哉

傅巖溪先生詩集序

大紳少時即聞長者言吾郡有傅巖溪先生應詔上封事纚纚數千言極陳天下治安所在知先生為直諫名臣也少長應試郡城低回里居周覽宗祠讀祀規家訓又知先生為仁人孝子而是時先生方供職朝廷未及拜堂階下飫聞誨語悵悵然如有失也迨庚寅公車北上自幸得見先生矣而先生已歸道山每與人言未見先生處過一生其後作吏山左從趙學博處得讀先生詩學博固建水公哲嗣從宦遊晌町者也讀全詩愛其五言古醇濃高古由漢魏下而與陶韋並七言古縱橫

排奡師太白少陵而運以己意七言律絕有似高岑者似夢得者似牧之似仲初者私謂世復有新寧品彙出先生五古不當列名家七古不當列羽翼耶於是又知先生爲詩入而大紬於時已匆匆治歸裝僅鈔得歸滇日紀一冊攜偕行蓋有所感也近年友曲江張柏軒兄則爲言先生乃程朱門下薪傳弟子排詆異學不遺餘力所輯有明儒四家纂斯文易簡錄附錄決擇評騭羅整庵陸清獻後一人而已於是乃知先生爲大儒年雖老猶願徒步裹糧走二百里盡讀其書雖未見其人庶幾得爲私淑弟子及今年五月望日先生令孫因伯軒

以纂錄藉讀並屬校序詩集將付梓適大紳有朋友之喪拜而藏之篋衍數日後齋以靜心出而陳之循環誦詩集固素讀者紬繹間輒有新獲先生詩不待言矣顧念先生大儒也儒莫盛於宋而宋大儒以詩名者子朱子外未有人其他能詩者不皆得爲大儒豈儒與詩道固殊歟夫詩文載道之具也道無可言言性情即言道矣吾觀先生自家居至立朝歷少壯老死其於君親昆弟朋友妻妾僕隸間莫不有至誠惻怛之性情以相爲貫注由是而之文則性情之文也由是而之詩則性情之詩也固不肯與世之流連光景馳騖聲華者爭毀

譽於一時之耳目而亦豈佔畢圖書掇拾字句者敢肩背望哉諸儒儒之詩先生儒而詩者也夫儒而詩此先生之所以爲詩人亦即先生之所以爲仁人孝子直諫名臣也而又適生吾郡郡不以先生重歟顧大紳讀先生自序有存詩始已未之語以先生出處証之毋亦得力於左遷歸田者多耶序先生詩者多同時大人先生雷曰謹齋非徒以詩見也即以詩論非夫人鋪比藻繢之爲也況曰讀其詩歎謹齋之幾於道鄭曰先生詩直是程朱一輩人口中語豈可復以詩求饒曰五言詩與朱子感興三十篇後先相映在詩言詩至矣哉大紳

則謂欲學先生之詩先學先生之人僅以詩學先生而已詩固不足以盡先生也請更舉吾孟子論世尚友二語冠於簡端當吾世而有大人先生其然吾言否也嘉慶壬申五月丙申雷雨後寧州後學劉大紳

新城二 何先生壽序

新城多富貴勳名之家文采風流之士而以孝弟禮讓慈惠忠信聞於閭里者北則何氏南則張氏爲最著新城人皆曰南張北何云何氏有昌言巖山兩先生兄弟張氏有萬𩆜蔚若兩先生兄弟皆余舊識兩家子弟皆暱近余乙巳丙午新城大饑兩家佐余煮糜粥振其鄉及甲寅余以罪謫張家口新城人公贖余歸兩家力居多余自口上還時往來兩家如故園而何氏有新居在龍水北與湖泊相鄰夏日芰荷菱芡扶疏清翠消暑納涼故爲勝地余以是多主之昌言先生年六十有四豁

山先生年五十有九相友愛如少年時不析財産同居
其爨内外大小數十餘人皆孝和醇謹克承兩老人意
可嘉也往者同居之盛世推兖州張氏吾以爲不若深
州李氏江州陳氏李氏子孫數世能守先法田園邸舍
所入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
葬所費分命子弟掌其事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
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亦共一牢食一
犬不至衆犬爲之不食其規模氣象有大過張氏者矣
觀德麟中高宗東封幸張氏宅詢公藝所以能睦族之
故而公藝第書忍字百餘以進則是徒以相忍爲家將

有不終其忍者矣余周覽何氏新居堂室門屏樓臺園圃多寡大小罔不畫一何其均也均則無貧和則無寡安則無傾聖人爲有國有家者計無踰於此由是道也雖百世可也奚翅數世已哉六月末張蔚若先生及新城諸先生來何氏新居餞送余中間言曷言先生以十月十四日讙山先生以十月二十日爲懸弧之辰從戚屬皆有頌禱之辭謂余盍先之余非以急急南歸尚欲從諸先生後率弟子登堂介眡區區不文之言何敢辭然余之所以不辭不文之言者則終以南張北何同爲新城之望而非以一己私情也諸先生必能知之是

爲序

析編序

析編者吾友錢子芷汀先生巡檢楚呂堰時之所爲作也摯析凡巡檢事也析編則并凡巡檢事而先生巡檢呂堰事也先生巡檢呂堰爲嘉慶五年庚申十二月楚俗固剽悍而呂堰又當邪教猖熾蹂躪之後井里凋殘民不聊生奸宄乘之以劫奪爲耕耨食人之食衣人之衣野壚路殍相望如阜先生既至振恤貧羸誅鋤強暴安集孤弱撫諭善良饑者以飽露者以廬小人以畏君子以寧於是有令有議有啟有說有謳有吟亦如析之所爲橐橐聲入耳既乃正其本原厚以學校愛育長

敎之西京餘響東周遺教洋洋乎非僅柝之爲矣然牽生
一巡檢官耳諸所爲皆非可得爲者而竟托於柝以爲
之無幾何以八年癸亥十二月去楚吕堰矣夫柝長夜
間物所以止行禁盜賊備非常之物也余每於宵靜夜
闌獨坐不寐之時偶一聞焉若有會心不可名狀蓋樂
甚而意彼爲盜賊非常者則必屏息踣跼甚惡聞之而
思有以去其人人世心術時地之不同固不可强也而
爲擊柝者單衣半飽蒙露披霜手戰口噤語莫能出周
環往復不皇止息若惟恐吾人之不知而盜賊非常之
卒至盡其心獨苦其力獨勤矣然則幸其柝之不擊而

無聲而因以去之可慨也已雖然有柝編在不聞於一驛一時猶可聞於四海九州千百世之大且遠而先生又秘之而不使人知然則先生之柝將止在牀笫門庭間雖牆外亦寂若乎哉與先生過富貴顯者之家聞其鳴鐘伐鼓吹角鯨鏗轟振風雨馳驟者視擊柝爲何如也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序

勿軒詩凡三卷勿軒在日余嘗語之曰詩亦天地至寶也人得之者非竊則刼天地之盜也若有力焉其能默然而已乎子其善自守也今王孫之囊投於淵唐山人之瓢淪於水陸處士之佛腹出恐無日也無已則如香山居士故事乎以其一置勿軒猪一草亭以其一置寄庵潭西草堂以其一置師荔扉小停雲館庶幾哉逃逋天地間矣勿軒是余言而未及為謀也今庚午之八月而勿軒且死余聞之不暇為其妻若子計獨皇皇然為其詩計如我有金玉錦繡勿軒假之而未歸也如古人

臣在危急中受貔諸孤託焦思力不知所爲也如山
川鬼神上下求索舍我無可爲勿軒詩計也及是曲江
張柏軒又以書來屬余余慮滋甚走謀諸張金門之子
卜與越日而金門持其詩至盡十二月二十一日去勿
軒之死四閱月餘矣亟檢之無三四兩卷金門曰是可
再索也余曰此天地之至寶也天地不重勿軒罰而且
予其三之二爲勿軒千百年計天地其亦無力矣懼不
可復也又六日而李之觀持三四兩卷至於是勿軒詩
六卷具在無逸者覆序之以質柏軒且將以質翡扉焉
其詩之所成就則有舊序在

宣聞之先生李孺人雙壽序

余性嗜遊足跡半天下於齊魯宋衛陳鄭燕趙尤僕僕往來至則自士大夫下逮鄉曲耆老聞有嘉言懿行可稱述者必誌其里居姓氏年歲容貌惟謹蓋非徒爲知人論世地將與億萬生民幸安懷之有人也顧才人落落閒地而遇惟抱道懷德之士不能以其身爲世用則自盡其心力以求有濟於物衆善所歸不介而孚人之稱之者津津然有餘慕或得之柴門之獨行或得之茨簷之偕隱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固不誣也嘉慶壬申歲道經彌勒之十八所主宣兄聞之先生家竹石

芝蘭森峭幽芬隱居勝地也余與先生相去百里耳姓名久先生鄉之望嘗以鄰諸生應貢賓於鄉及是乃因其壻趙君王之三日夜所言論皆眞實有用不事浮夸人已立達尤所注意於是信先生平日之非虛聲也而先生適與余同爲丁卯人是年皆六十有六余降日値秋之末先生則七月二十有六日長余兩月遂齒兄弟笑謂不四五年皤皤然七十老人矣倘不出遊當相過爲壽也今年余糊口五華先生之姪持余及門葛生書介因抨樂先生見徵余爲先生及配李孺人七十雙壽序雖不徵固將有以祝之因思昔宋文潞公慕唐白香

山九老會彷之爲耆英會自七十九七十三以至七十者十二人司馬溫公年未七十用狄兼謩故事亦請入會於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是時張大中張龍圖皆年七十楚侍制王朝議皆年七十二趙太常劉秘書馮衛州皆年七十五而公與席司封則皆年七十七蓋丙午八人也其後公又益以司馬郎中程大中凡四人爲同甲會亦繪像院中當時以爲洛陽太平盛事今丁卯八百里間尚可得十數輩蓋丁卯爲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十二年　國家當久

道化成之時　聖天子治益求治重熙累洽躋四

海仁壽之域滇雖西南邊徼罔不仰荷覆冒涵濡長養蕃祉老壽無有終極名位卽遠不逮前賢若幸而聯輿接席於名園古刹松竹林亭之間亦各一時太平勝事也惜世無善畫如鄭奐其人莫能繪然當日只修禊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而於其奐軒珩珮相撤如賓者因畧不之及焉今先生與孺人鶴髮鳩杖偕老不衰令子伯仲率內外子姪諸孫稱觴庭闈又未知古人視今人何如也序之何容緩顧吾嘗謂人之壽必其有自爲致之者又必其有爲人與造物共致之者其人爲世不可少之人世自不能少之而天地

且欲其久生長視借爲有憾之補則亦不能少之以報其身以益於世何富懼壽辱之云也余觀先生承先世積累體前人志事於祖瓊英父維一兩太先生平日所爲善行或守之使可久或擴之使可大如設虹溪書舍修葺横宮魁閣置竹園渡船盤江渡與十八所大馬公賛田建宗祠輸東修和藥餌施棺木周困之恤急難爲德於州里族黨者非殺青兼兩不能備載也而孺人皆贊襄之余聞 維一太先生殁太孺人皆年臻上壽而太孺人且滿百齡有司上其事於 朝給與貞壽之門守樣建坊通衢矗地千霄巍峩彪炳遠近至者騎下

步止欣羨未有西三十年先生與孺人又踵其勝貳之耦之矣余時倘不倦甚扶杖來觀一續舊遊固所樂爲哉是爲序

書勿軒上當事書後

月餘不見董子勿軒有言其閉戶讀唐宋八家文者一月來山房出其上當事書於袖讀餘劉子躍而起曰此蘇氏之文也吾目中久不見此種文矣何勿軒之善學蘇氏也蘇氏文善持論能策事可行於時出筆有精采意義曉暢無窒礙如鳳凰之翱翔也如卿雲之糺縵也如江河之來一瀉千里而不可遏抑也如良醫之視疾虛實寒熱因病立方投之即効非泥古而不宜於今也如名將之出師既立於不敗之地而且能因人之敗以為功也蓋其心實有見於天下治亂安危之故必如吾

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他術進必即如吾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異時佞者非徒以徼引爲博洽以揣摹爲簡練敷陳故事已也晁錯者吾愛之慕之讀之有年而惜不能學之以爲文也甚矣勿軒之善學也易勿軒非特學其文而已將學其道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蘇氏之學不得爲聖其道則任之道也天下之道天下之人皆宜任之不以窮達異也不以崇卑殊幽使吾爲宰相則坐論焉使吾爲侍御史則立陳焉使吾不幸而爲田父野老以終其身則長歌焉徒號焉其

道一也不忍吾道之不行亦不敢舍吾道而徇人也蘇氏不得爲伊尹其心固志於伊尹者也以任爲學者也言未旣坐有容起而言曰子之言固然矣勿軒言之而當事者不之聽也則如之何曰凡人之言固將以冀人之聽而行之也非以吾能爲文借其人以爲吾文也且君子不敢以不肖待人而有菲薄之心不敢以成敗論事而有逆億之見惟恐吾言之而不中於道中於道而不可行於今耳苟其中於道矣可行於今矣何爲而不言也其聽之則生民之福也斯世之幸也爲知人之不聽吾言也客曰如非其分所當言何子曰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天下有道之天下也勿軒非在位者也上不問而下強語之語之而未必其吾從之此何爲也曰此士之所爲也夫視士者視其道道不可見見之於其氣唯諾者不肯言異儒者不敢言惟直方不橈之氣充於中而後慷慨有爲之言形於外當菁菁子矜之時而能言者已如此吾烏知其對賢良之策不爲仲舒之天人上聖明之書不爲長沙之治安也進而爲天子股肱之臣司朝廷喉舌之職因事納諫拾遺補闕唐之魏元成陸敬輿韓退之宋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蘇氏兄弟吾烏知其不終身師之而不背

而他馳也天下有仕而變其未仕之所守者矣未有未仕昏庸無知識及仕能自振拔而有爲者也士固患其不能言耳豈患其能言乎哉。上懼其買禍也曰是固以君子之道進於人而非以小人之道進於人也且其道固近易可行今日聽之今日即可行之而不必有奧難奧窮之疑也天下事在上者行之在下者言之常事固君子人也即不聽而行之亦何至如吾子之所慮乎客曰吾恐人之終以爲狂且妄也劉子愀然曰其然舉國皆狂不狂者狂使伊尹而與吾子並處一堂吾子亦必以爲狂矣且狂固聖人之所與也吾黨二三人類皆得

狂名於世最著者張子金門既以口舌狂今勿軒又以文辭狂狂何病乎天下事在上者不能言獨幸而在下者能言之千百人不能言獨幸而一二人能言之而顧以是爲嘵嘵乎且其文固蘇氏之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必有知之者矣且不必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而已有知之者矣勿軒之言未失也

有泉堂詩文一覽編序

余既爲斐亭先生序和陶吟後一日先生復以一覽編見示發暑天甦忍東丹鉛得見先生自少而壯而老家庭散聚朋友離合山川登臨文酒讌會歡歔悲愁嬉笑怒駡驚變不齊一一歸自然有魏晉而上神解無宋元以來氣習以爲此非劍南眉山白傅青遒之詩而靖節之詩也抑非靖節之詩而斐亭之詩也蓋仍然和陶吟之雅製也而先生且時時過余寮移晷乃去或縱談千古或歷數平生磊磊落落不可一世對坐傾耳神移氣奪如病夫猝遇虎豹張皇失措如後生小子聆大師訓

故不能出片語相問難然而藹然如風雨之及乎物也暢然如久客之得所歸也蓋先生即偶爾言論皆文章流露況其裒然成巨冊者乎余於是欲爲先生序一覽編而先生且以漫興吟屬序先生論詩文以眞性情眞面目爲主其詩見於沈小松詩序中與余平日旨趣相符合故謬以知言許余然余聞先生於詩文縱筆所之頃刻千萬言立就不加點旣成即不復再視聽令子輩收拾開雕之而余則盡日夜力始成一藝改易者又數日夜不慊輒焚棄之甘苦勞逸不同如此一再序之不已毋乃不知慚乎且先生足跡幾遍天下久客公卿大

夫閭闔貧氣不肯輕下人其豪舉則陳元龍之自臥牀上臥客牀下也其浩歎則阮嗣宗之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也然[illegible]決勝千里大者固無愧張子房而不顛竹肩各得其用又何其類爾士行也以是所到人皆樂爲之主是固非漫與者讀[illegible]貫編歷歷見之而先生爲余言夙世固神仙中人又嘗言他日當皈依大雄氏闢吾鄉雞足山爲迦葉持佛衣待佛處則欲入山作老僧不可得則西湖間有精舍將扁之曰湖山終老庵而寄跡焉今由漫與之說推之詩漫與也文漫與也少壯漫與也老漫與也交遊漫與也遇不遇漫與也漫

假而將相漫與也漫假而乞丐漫與也僧漫與也佛漫與也神仙漫與也不僧不佛不仙無非漫與也卽余之爲是序也爲一覽編殴可也爲漫與吟弁可也爲入雞足山歸湖山終老庵送別贈言無不可也是皆漫與之說也夫漫與者又可以無漫與乎哉余是以繼和陶吟而序之也

太華山錄序

今人生而盲者目不知有太華山耳則知之長而跛者足不能至太華山心則至之咫尺之邇億萬之遙諷詠所及夢寐所通謂泰岱松高之有兒孫也謂徂徠終南之有昆弟也謂天台雁宕之有友朋也謂點蒼雞足之有比鄰也不童不朽不風雨移不丁娥從西南一隅巍然與中州並伊誰之力哉則昆明徐子勉齋輯太華山古今人詩而錄之之力也夫天地以其清淑靈異之氣鍾於太華山不自今日始也太華山以其興雲畜雨之能浪於人爲屐爲筇爲舟爲輿爲馬爲僕從爲賓客爲

樽爲罍爲酒爲囊爲瓢爲詩亦不自今日始也而勉齋今日乃以其嗜古之習好遊之學懷舊哲則如奉杖屨撫時賢則如共烟霞一輯之已巳之秋再輯之庚午之夏三輯之辛未之秋今復四輯之丙子之春於是太華之山周秦之漢通之唐阻之宋棄之而明重啟之以大闡於我　國家非夫人之力而及此歟太華山錄不可無勉齋猶之天地不可無太華山太華山不可無古今人詩也雖然勉齋力所能及者其勿自今日止

論詩一

詩如人眞者傳不眞者不傳人大者爲聖賢小者爲醫卜正者爲孔子孟子偏者爲老聃列禦寇莊周偏之極則爲專諸聶政荆軻之徒然莫不有其一定不移之志百折不回之氣以相爲終身故皆能有以自傳於當世而後世亦亟傳焉是故喜則歌怒則罵病則呻吟哀則涕泣情之眞者也古之人身之所遭不一則其爲詩也遂如春夏秋冬之不相易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我以是讀古人之詩而知古人於千載之下後之人亦以是讀我之詩而知我於

數十年之下矣已有已之眞人有人之眞一日有一日之眞一物有一物之眞無容假也無容襲也莊周云吾且爲孔子非惟不得爲孔子且失其爲莊周矣專諸聶政荆軻之徒曰我且爲老聃列禦寇莊周且失其爲專諸聶政荆軻之徒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使孔子而曰吾其爲老農老圃也則亦且失其爲孔子矣然則不眞者不如不爲詩也何也必不傳也太史公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論詩二

古詩三千孔子删爲三百孔子能删之豈不能爲之而傳記所載登山臨河曳杖獲麟之外無聞焉其詩與所存之詩又不類獲麟之歌若開易水大風垓下之先聲者何也卜氏得孔子之學以教於西河之上詩序或以爲卜子作或以爲非卜子作而可與言詩夫子獨以與端木子端木子並許卜子必能爲詩無疑而卜子未嘗有詩端木子亦未嘗有詩善說詩者莫如孟子知人論世根柢之言也以意逆志妙悟之言也而不爲詩且三百篇自周公召公尹吉甫諸人外雖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爲

而其姓名不少概見其他則勞人思婦甚而狂童淫女之辭亦並列焉而當時列國侯伯與其卿大夫燕享贈荅率皆取其成詩歌之而未嘗自爲一詩豈當時侯伯大夫之於詩不及婦人女子耶然則古人之學詩其有以異乎今人之學詩矣自騷而後漢魏六朝而降以至於今日學有專門家有成書而詩道大盛矣而吾觀詩三百篇作之者不一人人不一體其可分而識之者風大小雅頌而已前之人不求後之人同之後之人亦不必求前之人而同之也而唐之爲詩者不曰漢魏則曰六朝不曰陶謝則曰鮑庾至李杜出始一舉而空之唐以

後之人之於李杜也又異於唐之人左李者右杜黨杜者伐李創同一宗杜也而且區分攻擊於其間昌黎氏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敢用故謗傷有概乎其言之也夫極後人之所論則有詩可以無騷有商周可以無漢魏而何以有漢魏且不能無六朝無三唐無宋元明以迄於今之詩人哉毋亦好名而爭勝之病中之者深而不可救藥歟吾以爲人患不能爲孔子卜子端木子孟子其人耳不患不能爲詩也人而爲詩患不能爲三百爲騷爲漢魏爲六朝爲三唐爲宋元明以迄於今之作者耳不患不能成名而將以斷

勝於人也講明乎道德之旨陶淑乎性情之地居則博學問以資其見聞出則親師友覽名山川以廣其狹隘習人情周物理以通其固滯而詩道得矣可以為詩也可以不為詩也

筆說

硯石也剛者也墨之成也近於石其始固烟之為也始乎柔卒乎剛者也墨傾於地未必毀毀亦可復完硯則無為硯矣惟筆不然然則天下之道固無有勝於柔者歟剛矣又不善用其剛自置於必傾之地焉吁可畏哉

墨說

硯之為用不可以歲計也筆月計之矣墨日計之矣然吾有一墨吾甚愛之不用也畜之二十餘年未毫末損他墨不能也則豈物之不用者乃其甚愛之者歟其用者乃其不甚愛之者歟是未可知也

硯說

學書者多舉墨筆間一及之硯則未之聞也雖然舍硯無所置筆墨矣其爲功甚大而論功者不與焉硯亦未嘗自言其功也嗚呼硯固善處功名之際者歟

乘雲說

世皆謂仙人乘雲上下遨遊樂不可言余嘗宿深山中矣晨起即雲氣坌涌行止迷漫咫尺不辨木石霑衣履盡濕如澣濯急走避蝸廬中猶石氣觸人鼻不可噓吸初謂是細雨耳問山中人乃知是雲平日從山下望之峰巒凝峙氣色皓瑩至此則霏薄如炊烟去來無定吾以是知仙人之苦也晝行者以日夜行者以燭晴行者以笠雨行者以蓋昏黑疾風暴雨中燭與蓋俱無所用之彼乘雲者何以異哉且吾聞之莊周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

由地上行者山川草木城郭人物歷歷在心目間志怡神暢形於詠歌且圖畫之視天上一無有也則自天上視地下豈復有所見耶吾不知仙人之樂乎否也或曰天上自有山川城郭宮室臺館仙人所乘雲皆五色繽紛異香不散處其中如絳紗帷光明洞澈善御而行一息千里嗚呼是則樂矣吾固不得而知之也

放學說

聚弟子於學歲將終遣之歸以寧父母祀祖考燕兄弟樂妻子名之曰放學由來久矣嘉慶癸酉十二月朔八日五華書院放學儀畢寄菴子愀然曰夫學何可放也古之人自齠齔卽教之學至於齒豁頭童仡仡孳孳死而後已無所謂放也放其身乎是不有其身也放其心乎是不有其心也朞月而學之一朝而放之是導之放也隳其功也朞月而不學一朝而復放是縱之放也懈其志也放也者君子以之誡小人而聖王以之刑罪人者也放何可言也論語首章吾夫子卽以時習立訓而

他日自言進德之序則自十有五而七十終其身無放學之日也學何可放也或曰學言地也猶夫庠序學校之名也放之云者創吾所謂遣之歸以寧父母祀祖考燕兄弟樂妻子學之實也是說也於義近之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放學之謂也

張金門先生私謚貞毅議

大清嘉慶十有七年夏五月己卯貞毅張先生卒於家其友劉大紳走撫尸哭又二日趙鳴盛扶病來撫棺哭先是其鄰里偕游之士及相識皆聚視含殮室小不能容人後至者環門外如堵牆太息泣下至是將淺葬矣則皆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雖老不及仕於朝以諸生終義得私謚盍謚諸則有難之者曰先生不以謚爲重輕也且例非尊貴大臣不得請謚昌黎文昌之於東野前之人有集矢者矣何謚爲則應之曰展禽之惠黔婁之康皆謚自其妻門人從之大賢如曾子無以易文

中子亦其及門弟子私謚之不於朝奚以貞曜之爲韓張病大紳與先生交最久且深知先生者固莫大紳若也先生少負經世志讀古今鑑史輒得其治忽安危所在恨不卽見之行事又洞悉時勢敏識幾先能以片言中要領顧自惜窮阨無所發施遂欲以其所韜蓄小試鄉閭閒冀紓桑梓憂往往抗論公庭與當道者爲難雖經挫折不少回必行其志乃已然性憨直不能容人過好面訐人且嫚罵無所避忌惟余輩五六友能受盡言外閒人則積怨深怒至欲剚刃腹中然後快以此走數百里外避一二年始歸歸又不能改爲柔媚人又走避

如初者非一事矣然而深山窮谷木食草衣不識文字無冠帶蠻夷異類則莫不願長有張先生聞張先生至即夜半爭開門延致譁相告曰張先生至張先生至生平爲德於鄉者如爭卷金産均門戶鹽鄉之人皆知之其人所不知而功最鉅者則惟余知之耳方戊午年鄉有盜警州牧某公廉仁無幹濟申守禦嚴斥堠數震動我民遠近無賴之徒因欲聚眾斂財且爲攫奪計日夜蜚語傳播衢巷間皆洶洶不知生死期先生則直召首事人詬責之罷斥堠撤守禦曰某公誥若以我張先生爲解其後卒如先生言而是時省郡重地訛言不息甚

或中夜被甲登陴樹旗鼓列銃礮其婦女老弱之持環附井積薪門屏號泣待盡者不可勝數也先生無一畝田租公田種不能納秸稭有舊宅裁能容膝歲儉買與鄰人而身率子孫僦屋以居然常泰然有以自樂無饑寒可憐氣色見於顏面閭仕宦有金多廣置生產者則齒頰羞及之其嬾也敝冠履布衣一襲而已中年喪耦卽不復娶而不欲以賤自名有問之者則曰吾貧不能續故耳嗚呼若先生者定而不惑可謂貞矣怒而有決可謂毅矣願私謚曰貞毅先生諱韶字金門卒年七十有七州諸生劉大紳謹識

告曹縣諸生

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原日熾雖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猥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

捕蝗

捕蝗初生時最易爲力於順風及就下處開溝用柳枝作箒徐徐驅之將近溝前埽入覆以土覆時自兩端始若少則用舊鞋底繫以柄撲之稍長圈圍之先寬後狹以漸而收東旋西折疾走不休俟其團聚一處然後併力撲之再於圈外加一圈土人謂之套圈少者散者及在山谷間者可徑撲也長而有翼亦用圈圍之法然宜坐不宜行宜緩不宜忙圍定用一二人或三四人入圍中撲之蝗必四出待其至撲之不往逆也有飛出者用小兒追捕之較捷蝗初生翼不能飛亦不能躍惟能走

耳入不知坐與緩亟撲之蝗乃得借撲之之風力飛矣晨露未晞時及雨後捉之更易得捉得以草貫之與貫魚同亦可解頤也蝗生翼如蟬蛻然蛻之三日不食不行入圍蝗將撲輒有風起或旋風捲之而去此固不可解矣山谷之前有沙灘則因其勢作深溝沙中往往有水蝗入則困於水即掬出平地撲之若多則承以筐作大穴埋之有一溝得十餘石者其溝仍留而不掩也蝗正午後卽聚於禾苗上或草上畏地熱不敢行如人之就陰也人往捕勿直向蝗聚處行四面襲取之

先曾祖劉公家傳　新城舉人張家津塡譔

劉大紳曰寧州有寶華珠山焉在州城南五里圓潤秀美名稱其實與華蓋南北對峙爲主賓山然其勢端嚴厚重獨往獨來絕無瞻顧依附之象先人自臨川遷寧實惟此山教授公父子祖孫文名在邦國直聲在閭里奸人嫉之中以陰謀劉氏幾無孑遺我太高祖乃棄家從廣西唐公遊嵓眞有歌雲蝸駐光景之想耶抑亦不得已而姑託於羽化不死之途以逃也我高祖遭前明末季崎嶇兵戎間僅以身免向非我曾祖起而力振之則衣食之源竭詩書之澤斬矣然自先人始遷以至今

日代經十一年餘三百而後歸曾無著豐功偉績以楊休鼎彝垂名竹帛者何也山川有靈世德無負其不然與今故次我曾祖行事爲傳藏於家

先曾祖劉公諱之鯤字鵬九寧州人父諱灝明末諸生中年喪配不復繼教授生徒於外間數歲始一歸歸亦不問有無家日益貧公乃棄舉子業專事生產自奉甚約而施予不悋鄉里推爲長者族弟某曾無子爲出貲置妾得有子旣卒喪葬皆身任之育其子於家寢食與俱二十年如一日佃人某不力田負所入悉蠲之其父塟無地復予之地行德於人不言於家故其他行事子孫

亦不得而盡知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子孫有過則愀然默坐不語而甚於撻楚門內五十餘人無偏愛無偏憎持身篤敬旦必焚香肅拜宗祖及先聖賢神堂任寶華珠文几華蓋山者一月之中必數往省新歲吉日不詣山不他往也往皆徒步不乘輿馬過長者墓側必揖其始移居城也城南火及鄰壁而止人以為忠厚之報云晉堪輿方先生旣老過從無間暇即相與登臨遊覽不杖不几五六月中猶能解衣浴河水中歸則命童僕汲井水飲齒髮如故目炯炯然燈下作眞行書不疲也無寒暑恆晏寢早起終夜恬然不聞唾咳不數反側乾隆

丙寅正月與方笑而泣泣而復笑常言君將以五月一日後方先生歸矣至四月而方死公亦遂微疾及期以錢遍分家人及臧獲又命抱一曾孫於懷笑謂曰將別汝輩矣復日以亥時遂沐浴更衣閉目拱手靜坐至亥時蘧然而逝年八十有六歛畢舉之如空衣云子三長雍正巳酉選拔貢生諱聯魁次庠生貤贈文林郎諱文魁子祖也次庠生貤贈修職郎諱榮魁

大紳曰公君子人也黃老家言與大雄氏法固未嘗肄業及之也然其死也先知之其既也如尸解然何哉方公甫一歲時有巨蛇同寢處家爲危之而公竟無虞又

濤以輸輓至澂江風大作浪怒山立舟不覆得抵岸移時乃見以席藉尸者纍纍也則公之生死其有異於衆否耶嗚呼可以知公矣

李先生傳

李先生名克礪字欽符濟南新城紹興莊人天性孝友幼值母成氏病醫藥罔效禱於神願以身代夢神語之曰以汝孝延汝母壽一紀母病隨愈果如夢中言又一紀而始沒後事繼母如其母父爾忻暮年得風疾醫在百里外徒步往延三年如一日與弟克型式好無間言弟年已七十撫愛之猶若孺子然從弟克陞以哭父卒維持保護其家備至篤於族誼慶弔不間風雨李氏故有譜歲久湮漫力修之閱數寒暑乃成生平無睚眦之郄里中有不忍小忿者旋自解曰無以見李先生也嘗

謂天下第一種可欺人忠臣孝子第一種可矜人寡婦孤兒時以爲篤論與人處恂恂若無能而計畫周至不自伐能使人各盡其所長邑中有興廢必倚以爲重前令某攺文廟之役初以嫉之者與有違言既而善之始愧且悔劉大紳城新城惟其言是從卒以不敗家故素貧而蒞事無久暫飲食皆所自出不以累人公私義利之分蓋學士大夫有弗克及者矣年八十有四以太學生爲介賓飲於鄉人謂爲眞鄉飲云卒於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賓飲於鄉之年也先生歿而人無不思者

劉大紳曰余至新城則與李先生爲忘年交先生亦自謂余知己也何日不見必來既見不數語即去與而詢之則曰吾不見而思既見而何爲不去也其樸質如此其病也實以城新城已殆而家人強之乃歸歸而絕不問子孫生產事見人惟諄諄言城新城及數念余而已嘗爲余言余不學無大過人者惟於隱微幽獨處不敢自欺閨門之內夫婦之間自少至老未嘗有戲言動也嗚呼非有大過人之學者其能如是歟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叙麟新城諸生甫髫齡其父出遊塞上逾數年不歸家故貧孝子野外拾橡栗給其母備旨養過鄉塾聞人讀書聲慕之歸白其母母甚喜然以貧故無從授師且得書也從鄰家借書向塾師問字粗解文義強自尋之久學遂成以第一人受知於學使者李文園先生每旦暮思其父輒慟哭欲走塞上尋以母弱無所依輒止其友謂之曰汝思父急尋之勿徒哭也天下豈有不可至之域哉孝子遂白其母走尋塞上塞上嬰窮林則草木槁落冬則牛羊凍死非土人指嚮膚裂土人

皆帳氊衣裘以禦又道遠不可猝至孝子無裹糧衽褐徒步奮然往飲食皆假乞恒不得飽自冬徂春周歷數千里窮山深谷荒村野店絕旅樵牧見即物色焉號泣之聲無間信宿道途間皆哀之久而來得其父有儗其歸者孝子則大哭不止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吾不得吾父無寧死不歸也一日忽得其父途中其父窮猝甚家居時思家亦甚至無由歸也見孝子相抱哭遂同歸歸之年距出蓋十二年矣孝子竭誠盡智歷十二年之久跋涉數千里荒寒之野遼闊之域卒得其父而奉以歸焉嗚乎是豈人之所能爲哉惟孝格天不信然歟

劉子曰吾不及友孝子諸生王祖昌爲予言孝子事甚悉予故樂傳之孝子父今年且七十矣母俱存孝子授徒歸養備敬蒼顏皓首優游家庭視塞上樂固未可以道里計也孝子今愈脩身謹行內外無怨王生云

王節婦傳

節婦畢氏明大司馬齋汝元女也世居新城畢家庄年十七適王三赫甫一載翁姑及夫兩兄相繼亡家產蕩盡無復存值歲大饑三赫外乞食死訃聞氏仰天長號死而復蘇誓不二是時氏年二十無子二姒各一子無可繼者服既闋其兄強之嫁氏大怒曰吾之死靡他爲吾夫嗣計汝奪吾節汝絕吾夫嗣耶汝何知執大棒逐之走里許乃反自是不復相見爲人作傭食力粗衣亂頭貞白自守者三十有三年以傭值置田若廬嗣夫姪有諒次子小爲孫既婚喜曰吾今可以見吾夫於地下

矣乾隆四十有七年十一月一日無疾而死年五十有四埜鄭濆溝上諸生王祖昌與同學生十餘人次其行乞傳於余是宜傳

贊曰婦人從一者也夫死而二之非也而世不之怪或且爲之說曰貧無子子程子不云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禮無後者不孝爲男子言之且謂無後非無子也未亡人人盡夫近世高爵厚祿之家蓋有之矣不必貧賤也畢氏以䙴人婦不死其夫甘心溝壑三十餘年卒爲之嗣何嘗餓死且絕王氏後哉彼爲貧無子之說使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從一之義者其亦可以息喙矣

節婦張鞏氏傳

張鞏氏高苑人鞏明松之女新城張啟道之婦年十七爲張婦年二十四而啟道死遺一子思敬甫四歲家故貧甚有伯叔無可依或勸之他適氏弗應也所居室無後壁以荻蘄障之凌冬苦寒無臥具夜不可支則以切菜板及風匣板附於身旁至今思敬時指此二物以示子孫唏嘘泣下也體素弱勤紡績每至夜分雞鳴復起兼工鍼紝姻戚多以衣服屬裁製間有佽助以此母子衣食不至大乏性嚴峻教思敬毋或軼於禮故思敬稟承氏訓終氏之世膝下依依唯唯惟命未嘗敢有戾言

邊邑也乾隆■年■月■日年六十有九無疾而終其孫選邑諸生以狀來乞傳新城之以節婦事聞者數矣氏狀獨異依元文爲之傳不假藻飾也蓋訂於張孝廉家津焉方患欬數歲時出就傳朝飡退特遲氏秫粥常早熟一日啟釜欲僉勺之無所得氏愕然曰天大寒釜凍破粥盡漏矣急視竈下不見再視釜而粥乃凝於釜之四旁堅如石不可下以火煨之久然後解乃大喜其食其後里黨間每天寒輒曰張家釜凍破矣傳以爲諧語云

劉大紳曰婦人夫死而他適者世多以貧自解貧矣即

士君子亦或恕之氏茲非貧賤語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又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欲則貧者節之所以成賤士之仕宦而居膏腴之地欲其身名不爲世所詬病也豈不難哉

高節婦傳

節婦徐氏新城人庠生元祺之女年十五歸於高爲增生敷霖子琚婦性婉娩克盡婦道五年而琚死無子將以身從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以婦死重傷老人意且琚遺一女尚幼死則亦且死非琚志也數止之乃不死又三年以恪嗣琚恪生甫彌月氏慈愛之愈其女然不爲姑息少長即督教之無假氏舉止端方不苟言笑舅姑甚愛之舅病臥不能起止氏奉侍湯藥飲食晝夜不怠者五年姑于氏性嚴諸婦皆孝敬惟謹而氏尤得其懽心雖盛怒氏一言即解也舅姑沒與夫兩兄同爨

者復十餘年娣姒和順無失言失色生平好善能施予有士大夫風嘗買一婢以其父母念之也爲并其券歸之不責償舅有義子某已出分後不能自給復收養之終其身氏雖婦人居委巷明於義禮知貴愛讀書士爲諸孫延名師躬紡績佐膏火後皆爲儒有聲貢太學貢禮部者相望也高士倫曰倫曾祖母守節撫孤孝行慈惠世所難能今孫曾得以成立皆遺澤之所及若遂湮沒不彰則不孝之罪滋大公其爲我傳之俾得列於邑乘之末死且不朽士倫邑貢生氏曾孫也有士英者亦氏曾孫壬子舉於鄉能文章行已醇雅可親舉人張象

津宗光監生李克璽王祖雝生員宸弼諸君子皆新城人望相率爲請傳編念君臣夫婦之義一也然以天下之大遠或四五百年近亦一二百年臣之以忠烈稱者寥寥焉而婦女之貞節者百十里之地無十數年而絕見聞豈眞天地淸淑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耶抑亦所以風勵之者異也大抵板蕩之世其君方死亡之不暇何有於褒誅之典而興王之朝不能盡黜勝國之士其異於忠烈而偷生苟免者往往皆高爵厚祿以壽終牖下幸而小有才能爲詞賦卽賢士大夫亦且爭相附和以爲名高甚且筆之篇章謚而不字吁可怪也

以彼奸邪僉壬之徒生而無敢議其非死而猶相搆以名彼亦何憚而必不異於忠烈之爲哉今鄉曲之中有夫死而改適者人卽爭非之或不齒其羣 國家錫類之仁亦所不及而明於從一之誼者旣足以光宗族而耀閭里而 聖王之世旌表特殊綽楔林如震動耳目其天性之所秉貧風氣之所濡染固已至深且厚是以婦女之貞節較男子之忠烈者而有加也若徐氏其尤著者也余又聞高之家有[illegible]氏者夫死矢守而姑非其人時時迫之嫁數絕其飲食夜則杖逐門外使雜寢彘圈溷廁間嚴寒盛暑不爲念晨起必入埽堂室身潔

羞膳以進撻楚之聲時聞於鄰而志不渝姑沒墓祭無不及禮其諸闇氏之風而興起者耶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余於氏與■氏之事而益信故爲氏傳而以■氏附節婦卒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距夫死之日六十有四年又四十有七年爲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知縣劉大紳始克爲傳

述李節婦王孺人事

節婦王氏孺人吾舅武生李公飛鴻妻也年十九歸吾舅閨門雍和舅雖以騎射入州學然故雅好翰墨於古今名人書畫嗜之如飲食衣服之不可離家藏一綫諸兄皆欲以製衣舅獨持與其姪孝廉文袞作行楷書數千言至今其家寶之所與遊皆有詩文名者戶外屨常滿中饋日不暇給交諦之聲不聞也生一女而舅卒時姑尚在孺人乃嗣夫伯兄之次子爲子上事下撫二十餘年姑既薨嗣子既昏而夭氏察子婦之必不能繼巳志也時女又巳嫁孺人曰吾今可以死矣乃出嫁時衣

飾盛著之再拜夫主前闔戶不使人知夜自經而死死之日爲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二其兄弟不知孺人志也乃鳴於官官就驗視之凜凜如生肅而退吾州人以孺人自縊死又經官驗視謂不宜以節聞也詢於劉大紳大紳曰孺人之死重於太山矣殆所謂從容而兼慷慨者耶嗣子不死孺人不死嗣子死而姑未葬女未嫁孺人亦不即死孺人之死時矣哉是何可不以其事聞於　朝廷也孺人兄子婦劉氏吾族姑也歸王家八年夫死於非命姑晝哭泣盡繼之以血舅又死於非命姑則晝夜哭泣血俱盡不飲食骨立而死

氏故娟好絶倫使少隱忍不就死必有名家子爭委禽者爲富貴人婦並爲富貴人母易易耳而氏顧死吾州人又以其年少病死也謂不宜以節孝聞劉大紳曰婦人不幸而以節孝著又不幸而以死節著然豈不得受鄉黨平允之論膺　朝廷特旌之典爲士之負盛名於世而偸生以取容者其忝也固亦宜哉

述劉氏二節婦事

節婦顧氏孺人吾叔生員劉公禮國起田之妻也吾叔少負高才倜儻有大志然數奇屢躓于有司遂肆情麴蘖傲塞閻將以抒其抑鬱不平之氣而疾從此始矣乾隆甲申秋應試臨安病亟肩輿至家而卒年三十有二是時孺人年三十耳有四女皆未字而無子四女後皆嫁於士族然孺人一喪四嫁女皆從厚不從薄幾罄田產幾盡今年六十四矣十旬九餐終歲不製一衣見者悲之

童生劉大綬繼妻汪氏年二十以乾隆庚寅夏歸大綬

未一月而大綬赴臨安應童子試病疫亦肩輿至家而卒內外姻戚皆以姑息愛汪氏欲其改事他人旣與徐氏子有成言矣汪氏日夜號哭不止先贈公聞之曰嫁與守汪氏爲政耳汪氏即欲嫁則嫁之如不欲嫁誰能迫之使嫁者吾將爲成之汪氏聞乃輟哭大綬前妻向氏亦無子後數年弟大緯有子乃繼爲子子與羣兒戲折其右肱汪氏又日夜號哭不止汪氏故病頭風自此病大作不少减未幾遂卒卒之日爲乾隆甲寅年十月年四十有六先是姑嘗病且殆汪氏禱於神割股肉以進姑嘗之而美問何肉曰鹿肉耳是夕汪氏病創大劇

夢有人語之曰汝至孝汝姑以汝延壽一紀矣醒而創
遂愈人鮮有知之者其後又十年而姑始卒
劉大紳曰顧孺人以喪嫁至貧困不能自贍宗人或有
少之者然吾謂使孺人以能主持門戶終其身逸樂富
厚恆代之遺風遠矣如先王之禮教何也且使孺人而
贅他人之子以易其姓以亂劉氏宗亦誰能止之者而
孺人皆有所不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若汪氏則其遇彌苦而志彌堅矣可不謂之無間然
矣乎　朝廷有旌揚之典重節孝也然節孝非有子若
孫既富且貴則諸生不以聞於有司有司不以聞於

天乎往往而是矣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安在乎前
明典婦人有子而守者勿旌此又與　國家異矣吾鄒
氏世有節婦若孫孺人王孺人皆嘗憂旌於　朝矣故
不具論而特論其恐就湮沒者述劉氏二節婦事嘉慶
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先人遺訓婦人無子與再醮者其死皆不得埜大山
大山者寶年珠山也婦人無子遇之不幸者耳與再
醮者殊異況節婦而無子者乎汪氏埜華蓋山麓從
夫耳若顧孺人固宜埜大山以爲重余故爲孺人立
生壙於大山先人有知必以余爲變而得其正者

書昆明周張氏殉節事

嘉慶十有六年閏三月甲申昆明周張氏死其死何曰殉節也其殉節何曰周張氏爲周翁重選國良繼室翁死之後三日氏亦死也初氏以孤貧鬻於周翁與媪陳愛其賢也分任以家事事治及翁老且病媪遂勸翁納焉是時氏年甫二十有一而翁之年已六十有五矣翁病腸澼閉一二日而下氏以水蒸浴之而手親承矣每一遺浴承者四三氏不之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及翁病卒氏哀毀逾常人衆慰之曰翁家不貧汝年非少且翁三子暹昇昺皆知禮義又素感汝之勤事翁也終汝

身可無他虞氏曰雖唯之心已矢死殉矣積有期志益決而衆未之知也凡喪婦皆脫金玉簪珥之屬志哀也氏有二金環已付主者矣忽索之急曰將助喪費衆訝焉多方喻止之索之不已乃還其環氏遂剪環首之勾者合棗置荷囊繫腰下而丸其二環不使人知潛吞之遂臥不起當祭促之祭氏但以腹痛爲辭衆亦不之疑也逾時金毒發喘甚進以食飲不能下按摩之則痛欲絕醫至不知所由有見其囊中物者驚曰此含具也其環勾之外無存者必吞之矣急治之無驗氏輾轉困篤不即死翁三子咸呼籲求氏生其戚有遠者謂之

曰知不可生矣不如成其志之爲愈也三子曰然則其死也宜何書曰以殉節書可也氏聞之遂死葢去翁之死裁三日耳三子殮而厝諸翁柩之側與翁同日殯同域塋焉初氏之甫吞環也僵甚面目憔悴非人狀及殮乃有笑容如生云殆所謂得成其志無憾卽安者耶郡之人聞於大吏大吏飭有司給匾表門記檔入志如遂者之所議曰殉節孺人焉先數年吾師制軍琅恪勤公之姬陳以死殉公中丞以聞得　俞旨贈卹有加氏閭閻婢妾固不敢望與閥閱伍然使當其時有以氏死殉事聞於　朝　天子聖哲必不惜破成格旌之何

高門懸簿之分也今嘉慶十有八年去氏死且三年矣翁三子丐劉大紳輩十餘人以言彰之大紳惟世之以身殉夫者或溺於床笫之私或迫於名教之重或慮夫事變之紛起不可知雖慷慨之易不如從容之難而君子均有取焉謂是皆情激於中義奮於外足以愧世之婦貳其夫子貳其父而臣貳其君者而如氏也於是數者一無所有則氏之志惟氏能自知之能自言之耶雖翁三子不能知而言之況他人乎往者寧都魏叔子禮死其婦謝跌撲泥塗呼號連日夜不食積十有四日而死南昌彭躬庵士望四拜至前稱為女師惜乎氏之死

大紳輩遲久而後知之也嗚呼自道之不明也愚如五代馮道自詡長樂不足責矣漢揚雄何如人彼固自負爲聖人者而乃劇秦美新作符命也何耶盡如氏之以死殉夫也其有補於世道人心宜何如哉是可書也氏之遇未孺人也然以氏之德則雖夫人可也何但孺人即何必孺人也今故書之曰殉節周張氏以見吾黨之重氏者不在孺人之有無也癸酉重陽前二日寧州劉大紳

蒙化節婦張范氏傳

蒙化有重名節婦曰張范氏吾友孝廉張子登瀛之祖母也節婦名皆重而獨孝廉祖母則內而京畿外而閭黨上至王公大人以下逮編氓衆庶無不知有張范氏節婦名獨重者則以有孝廉爲之孫生未及旌死而後追旌之也追旌常例耳而蒙化地偏僻吏不諳故事禁不得請孝廉乃愬於部轉咨滇撫下有司上其事而後得旌也守節爲婦人分內事故賢而過者或不欲其聞於世其子孫於其生也亦恪遵之不敢違既歿世而不聞則終不聞矣生而不成其志不有其親者也死而不

彰其事亦不有其親者也是二者其爲不孝一也孝廉之父爲孝子孝廉於是乎爲慈孫矣孝廉之請也爲乾隆六十年六月其得請也爲嘉慶二年十二月事歷兩朝歲紀三次部臣詰之大吏怒之有司怨之及一旦達於　天子　天子則徐而不吁天下以是頌天子之仁聖超越萬古而卽以是知節婦與孝廉之行能格　帝也孝廉能文章有言語才又至性過人與大紳交最久且善聞其事卽欲爲之傳以行於世自計人與文均非史且不詳其事實中止今年孝廉來屬傳示以事實則節婦固蒙化范嗣增之女而孝廉祖天笛

之妻也年十八歸於天宿安寒素勤織紡篤孝順門內稱之甫十年天宿病節婦晝夜侍湯藥呼天祈年凡所以盡其力者無不至天宿病故哀痛號泣輒自語曰非吾貧生憚死殉者顧無奈堂上老人何且有遺腹幸而生男庶延吾夫嗣耳由是矢志自守事太姑翁姑誠敬有加諸老人皆安之若天宿未亡也其年乃生女翁姑惻然曰貧且無子將何以守耶節婦泣而跪請曰婦夫長子義不容絕貧則命也乃謀於宗族以義子翼嗣翼孝廉父也時年僅九歲節婦紡績之下課以詩書命親師儒曰爲文字不事姑息也孝廉父既遊庠節婦年已

符可旌孝廉父欲爲之請亟止之曰守節吾分內事耳何旌之請爲以是終節婦身孝廉父不敢言請旌事孝廉以乾隆丙午舉於鄉至是乃爲請追旌節婦性嚴重立志肫誠言貌齊肅及太姑翁姑相繼物故節婦以婦人夫死無子無父當從母母范孟氏亦節婦也有子遠出不歸節婦遂僦屋迎養相依者三十餘載蓋皆庸德無奇異可震駭之行令當日生而卽旌或死而追旌無有阻抑其間者節名固重要亦與凡爲節婦者等耳求其赫赫天壤間如節婦今日必不可得也天下貪庸小人之成就君子固如此哉孝廉又言當建坊時議在通

衢間細民復有阻之者孝廉弗爲之稍以余所過黔楚
豫燕宋衞齊魯證之無不在通衢間者甚矣儒隅僻壤
之多異言而孝廉之立志百折不回者爲可尚也節婦
死於乾隆四十有六年七月年七十有一天宿則死於
乾隆三年三月凡守節四十有四年旣爲論傳又系以
贊曰
賢母從夫一不二烏頭棹楔逃欲避孝子順之慰其志
有慈者孫心則悖不顯其微非吾事愬於有司非且刺
籲
帝帝可有明賜祀祠題碑無不至孝廉仁
智勇亦備世有子孫其此視

思茅陳貞女傳

貞女氏陳普洱思茅南關人父宣早卒母蘇氏寡而貧貞女幼知書史喜聞古節義事年十九字同里周氏子祈年祈年早失怙恃與其兄俱養於叔父家貧未能娶也嘉慶十年乙丑賈於茶山以疾死訃聞貞女痛幾絕欲奔喪屢請於母不許自是衣素衣日夜悲泣聞者莫不淚墮則有爲儒生之言者曰女子未嫁不成婦也宜從父母命則有爲鄉里之言者曰女無姑嫜兄公且寄食叔翁家於守不宜則更有爲吏胥之言者曰婦女夫久外出且得以告官改適也矧其死貞女聞儒生之言

則心非之聞郎里之言則默不語及聞胥吏之言則慟哭大罵曰若柰何以狗彘之言瀆入於吾耳也吾非讀書不識字者吾志決矣可終身守則終身守之不可則以死見吾夫地下耳吾志決矣然毋故以無姑嫜爲疑乃屬其姑陳媼爲達其意貞叔家亦姑諾之而貞女甘勤苦操作無怠容無笑語足不踰戶庭者幾二年衆咸安之嘗以歸夫骸骨請於兄公以貧故不果也貞女雖女子乎然其爲人自信心迹皎如天日雖萬夫不能降其志敢辱其身計欲自赴茶山負夫骨歸而不知其義有不可也兄公乃以幼子爲之嗣因以阻其行蓋謂已

有子他日必能成母志可無慮也貞女欣然從之已而竟投繯死則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六月朔六日夜也年二十有三嗚呼不撫孤而殉夫貞女之死貞女計之久矣後有尚論者亦將以得其心焉宜爲傳

劉大紳曰今世文人多傳節義事豈不以其可風哉如貞女其尤著者也而世乃有夫外出不遠歸其父兄輒賄吏遷就故事二姓者幸其客死不慮其生還薦紳家先導之矣豈未聞其風歟或者曰傳傳也使凡忠臣孝子節婦貞女之行得藉文以不沒沒於世耳雖然文其盡可傳也耶其不盡可傳也耶

呂堰驛巡檢芷汀錢君傳

士不幸負伉爽之才抱潔清之志內之不獲爲　天子近侍臣外之不能膺封疆重寄建非常功立不世名而屈首下吏溷跡汙身旣已病廢老死不悔而又以官卑秩末不及與太常典禮特書史冊此亦可爲感歎唏噓者矣若復不略次生平使里氏表著中外弈禩尚知有如是之君子而不遇豈非後死者之責哉余是以傳錢芷汀

芷汀錢氏初名允湘易名允濟字雲𢗅芷汀號也昆明人先世多達者至芷汀而弱由　內館議敘詮授湖北

襄陽呂堰驛巡檢越三年而引疾歸蓋嘉慶八年也十九年又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一並汀之巡檢呂堰也值教匪蹂躪之後井里蕭條農桑未遑無良之徒借波助焰日謀不靖則召鄉好義者精器械嚴守望禁格之於是民有收居流亡皆歸苦乏食則力請當道出常平倉穀改糶爲借補助之天雨雪斷炊者數十家則印券借米振䘏之呂堰人皆以爲錢君生我也既又念兵燹之後或鮮禮讓則時時爲詩歌諷諭之莫不變適寺僧犯律則罰其田百畝於驛之西北及南設義學二皆因佛寺爲之呂堰人且以爲錢君不惟生我而成我也有

喧傳活神仙者蓄妖書邪劒曰可行數百里治病不用
藥餌扇扇之即愈衆爲之惑則痛懲之不緩須臾惑以
解蓋芷汀生平恪遵孔孟家法有昌黎韓氏詆排異端
攘斥佛老之遺此固其小試者耳均州民上訟其長官
某芷汀奉大吏命往察之未至其境某使人以數百金
賂於道却不受歸以實告均州民得直襄陽縣諸生爭
訟久不決太守怒詰之曰汝謂我不能聽汝訟誰能聽
汝訟者生曰惟呂堰驛巡檢可耳遂以付芷汀訟乃息
凡芷汀巡檢呂堰時政事類如此然是皆非巡檢官所
得爲者而芷汀顧爲之養樊間官何限僅一巡檢官耶

芷汀雖欲不引疾歸也得乎哉芷汀少讀書未成乃學畫及冠歷遊吳越幽燕兩河間而學大進乃爲詩旣歸惟以詩畫自娛閉戸恥干謁富貴人罕見其面吾黨以爲昆明高士第一云性孝友善事父母與其弟怡怡終身素嗜飲酒弟以飲得疾死芷汀痛之由是不復近酒劉大紳曰芷汀高潔名在昆華間余見其詩如其人畫如其詩重之然不悉其居官時事旣得見所爲楚析編益重之而惜其未遇也今年春輯其詩三百餘首授余論定旣竣事抱以歸芷汀及門而芷汀死矣吾友蒙化張小東登瀛爲芷汀傳有未備故復傳之小東以王文

成之於龍場楊忠愍之於狄道方芷汀然忠愍固嘗官於朝而文成其後大功旣立拜爵蔭嗣芷汀烏能有此遭逢耶昔韓淮陰不爲大將則亡麗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展其驥足若芷汀者當何所屬耶古有儀封人石門晨門近之矣然且不得以封人晨門終也惜哉

杜筠浦傳

筠浦名宜榜名宣字公宇杜氏雲南晉峨縣人原籍江南上元明初隨征入雲南遂家晉峨先世茂林崇禎間為六安州學正護州篆有守城功崇祀名宦鄉賢數傳至筠浦筠浦性靜穎好讀書幼失怙能自立於學長益肆力詩古文辭旁及醫卜象數之術兼綜博覽歸於實用乾隆五十四年中式雲南鄉試舉人嘉慶六年成進士以內閣中書用五年而分任會典館校對又三年乃呈請歸班選授四川新都縣知縣新都為出省首站疆域不及五十里往來星使大吏及西藏喇嘛朝貢迎送

刻無停晷又所屬新店子距城十餘里爲川北要路差事夷驛絡不絕於是新都夫馬爲民大累舊設公局經理應付夫差所需皆糧戶公攤法非不善而行之既久假冒侵蝕弊日以滋鈞浦至乃悉選廉能紳士入局經理又以法行自己每公事出入一夫一馬皆自直顧局中從不與聞由是而大小衙門胥吏及向之指爲利藪染指其間者咸知斂戢新都民有更生之樂矣值東關民屋火時已夜烈焰逢於署鈞浦不俟探報即馳往登城樓呼救時春風驟起勢益張不可撲滅俄而大雨如注火遂熄是誠實有以致之者非倖而獲也夫吏以鈞

浦有幹濟才遂委管西藏拉里糧務拉里地苦寒瀰五穀不生食皆運自數百里外鈞浦清則當春初即請於大吏開倉振恤衆以不饑素精岐黃業有求治者必親爲診視或予之藥數月番漢兵民聚首相慶也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一初鈞浦由川之打箭爐出口一路雪山壁立亘古不化陰雲瀰漫莫測東西大風捲人墮深窖中輒凍死瓦合丹達二山爲尤甚而鈞浦與其子若僕皆平善順適若忘其爲險且遠者不謂至是遂以疾死也鈞浦天性惇摯與伯兄實友愛無間其迓至署也飲食必親風寒暑溼必問視如家居時也

爲文章簡質有法度與人交不設城府有過委曲開導以緩急告必量力濟之其卒也知與不知聞之皆泣下劉大紳曰余至都中與鈎浦晤聞其改授縣令也惜之而鈎浦則曰藉吾壯年以報　國耳老不中書何爲者及聞其赴塞上也重惜之而鈎浦則曰是皆　王事也我而諉之誰則任之吁賢者固不可測耶惜乎其止於是也令鈎浦而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豈易量哉

何雲巖傳

何雲巖名從龍先世江西安福庫溪人父中山先生以岐黃術游滇寄籍師宗遂爲師宗人雲巖爲中山仲子受其父學嘗遊廣西至新興醫名藉甚後乃市藥昆明凡仕宦庶民無不詣雲巖也雲巖遇貧無力者則不索其值於是人皆知有雲巖藥延門外室中者旦暮履迹不絕雲巖詣人家輒徒步行謙讓不乘輿今秋九月以勞瘁致疾卒年四十有六耳既卒向時時有叩門求藥者弟子語之故皆流涕去其舊稱雲巖診視而病復作者用雲巖前方服之無不效也余素不服醫家藥於雲

巖遂未經相識其弟輔龍君任選拔從余游以雲巖行述及醫案求傳醫案問非雲巖手書其論醫道有曰醫之爲言意也意不可預定按脉立法因病製方揆之於理而已不可泥古法以治今病也蓋所謂醫道先明氣運上古之人強實宜淸凉近世人質薄弱宜溫補要以培元氣固脾土爲主土者五行之母氣者諸陽之總母壯則子實陽生則陰長自然之理也其言雖皆本前人舊說然能推衍之以生況人是亦難能已可傳也雖然自余觀之則是皆雲巖能醫之標非雲巖能醫之本也雲巖固孝弟人也孝弟仁也仁者無不愛故其

於人也慈祥豈弟殷殷然惟求其生而一切世醫遷延需索詭詐陋習不肯躬少蹈之其收效多而成名遠也宜矣雲巖所居曰芝暎堂前師宗賢學今曾海司馬王公所署中山先生授師宗縣醫學雲巖亦授師宗縣醫學子一贊珍

論曰余嘗謂醫家治病用藥猶將軍克敵用兵相時乘機妙應無方宋襄公之泓房次律之陳陶斜泥古而不通今蓋人而知其敗也李廣岳忠武豈復用三代陣法哉而世醫故欲執陳方治新病何也雲巖之言曰醫者意也揆之以理是說也通於治兵矣顧或者又附之新

方近案以遺世其亦未知古於今爲古今於後亦爲古

也乎吁愼之哉

盧氏兩烈婦傳

嘉慶二十年乙亥六月十二日丙寅寧州盧兩烈婦趙范同時殉夫死趙華兮鄉布衣履道女母魏范甸苴關諸生恆女母張趙年長范二歲先於嘉慶十六年六月歸士夔生一女范之歸士俊也爲十九年六月士夔士俊從兄弟也是時寧州疫氣間作城內外多死者盧之家死者數人矣而士俊以八月死去初婚未兩踰月也方士俊之將死也范適歸寧母家聞之急欲歸視其母止之曰汝獨不畏死耶范不可曰死生命也夫何可棄不顧也其母不得已遣之歸而士俊已死范日夜哭不

止趙方慰之無何而士變亦死兩婦年相若志相符皆
誓不欲生然范婦姑在堂趙翁姑皆在女呱呱襁褓中
義不可即死乃相約守節終其身同事紡織間旦夕勤
劬忘盧家亦憐之無異議今年五六月間有求再婚者
數數至其家私相語兩婦聞之若不聞也然自是足不
踰門限雖母家召之亦以他辭不往也一日有說兩婦
者曰爾兩人年少守節恐不終但有好處即爲爾兩人
安置語未終趙曰女子一生父母安置一處足矣何再
安置爲而云好也范曰我兩人生爲盧家婦死則爲盧
家鬼耳毋多言說之者無以難慚而去有從旁竊笑之

者兩婦退相謂曰是疑我兩人也我兩人旣自信矣人顧不相信如此此耶懼且逼不如其死也遂連日同澣衣服皆極潔清燈下焚針黹什物氣達比鄰兩婦即死之志決矣而其家初不知也又以其言笑自若弗之疑至六月十二日夜間家人聞范呼趙曰何遲遲也趙即應之曰諾久之寂無語聞女啼聲不止呼之無應者起視之則月色當窗皎如白晝兩烈婦皆縞衣素履同繯梁閒縊死矣趙年十有九范年十有七兩弱女子耳嗚呼烈哉范余女壻張孝廉復中甥女孝廉書兩烈婦事寄余欲爲作詩歌其子童子鴻章弔兩烈婦詩云同心二

節婦視死直如歸[illegible]棲梁燕先秋六月飛又云鬢眉復鬢眉同舟判吳越感此我常歎兩心一輪月盡之矣復何益乃次其行爲傳趙舅諸生勳姑何范舅彩姑王於例得附書初議再婚者至盧家兩烈婦適我金鳳花歎曰我兩人今日尚我花恐花開我兩人不及見矣皆泣下至是卒如其言盧家乃同域葬城西山麓距浣江若干步

論曰兩烈婦殉夫死烈同日同投繯死烈而晉州盧氏乃適得之滇中罹疫災幾三十年死者數十萬人其間必有子死其父弟死其兄者而予僻處孤陋未及見聞

今年始聞昆明西壩徐文林病疫將革其婦楊桕向哭文林謂婦曰奈何徒哭爲死卽共朝夕耳解腰間帶授之文林死遺一子甫歲餘婦日抱兒持帶泣卽於死者再文林弟文桂以撫孤義責之緩須臾無死未及旬其子死婦乃以所授帶自縊死路南諸生楊春煦從其祖校官元宰仕宜良死於疫婦張於其柩歸之日乘間自縊死宜良諸生彭文煥子大宗婦洪於大宗死日蒼黃治殮之時自縊死今又聞兩烈婦行事以余所見死疫之家骨肉不相視親戚不相過安之若固然者比比矣兩烈婦乃能矢死守弗背去疫亦不能死之而卒同縊

死以自殉聞可不謂之烈婦人乎世言神司疫鬼憑縊明者固不道要其爲禍敗之至有不可禦者然如兩烈婦則敗之實成之禍之實福之矣兩烈婦成其福其夫因以成其福其父母舅姑亦且因之豈眞有鬼神使之然耶或謂范始爲是謀趙從之范年少於趙固勝趙嗚呼此流俗之言也夫士君子家國之際尙有始相約繼相背迨其後富若貴且自幸其不死者兩烈婦有死無二不先後時此其人直當於張許文謝奇男子間求之徵珪溥賞對之有慚色矣而尙煩擬議較量於其間哉

書烈婦郭楊氏事

烈婦郭楊氏者寧州人世居寶年珠山下郭家營楊汝梅之次女也幼靜好嫻閨中訓母孫氏特愛之異於衆兄弟年十八適前所郭順順幼業儒以義相勗事父母舅姑不怠旣四年生一子一日順及父母外出氏獨家居同村人柯姓養子如珍醉酒至其家喧呶氏出謂如珍何粗野如此無他語也如珍醉遂出穢語侵之勢洶洶不可止氏厲聲曰醉徒何敢爾耶卽入闔戶適順及父母皆歸見如珍醉姑慰遣之尋其婦自縊死矣鳴於官案具上聞得旌如例建坊入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

死之日嘉慶六年二月三十日也方三月間案未定時有母家鄰少年私議謂死氏者非柯如珍其役與姑實死之且氏亦有以致之頗荒悖語未畢即自嚙其舌碎爛流血滿地而死豈所謂得天地山川正氣以生者死而尚有靈耶抑以蜚語汙衊賢者其人固鬼神所不容耶